

---

## 小議疾病與醫學

文 / 鄧國華

中國字是很有意思的。「病」字是形聲字，形符是「疒」，像一個人躺在床上出汗的樣子；其聲從「丙」，「丙」除了標聲之外，也兼有表意的作用。丙是十天干之一，在五行中屬「火」。按照中醫臟腑理論，五行之「火」與五臟之「心」相對應。《黃帝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病與心識有關。《黃帝內經》又說：「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疾病是從外感和內傷兩個方面來的。外在的「虛邪賊風」固然不易躲避，內在要做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則更難。所以人生八苦之病苦，在所難免。

現代醫學對疾病的認識卻不是這樣的。醫學可分為兩種：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前者產生於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軸心時代；後者出現在公元一五〇〇年前後科學興起的時代，以迄於今。兩者的區別在於是否使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與技術。毋庸諱言，現代人的壽命與物質享受要遠遠超過古人，比古人活

得健康，這主要歸功於現代醫學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醫學的確有非常高明的地方。但是，現代人也異化為物質的奴隸，如何安頓人的心靈已變得無足輕重，以至於使人走向了另一種極端，想要製造出具有超級智能且不易生病的超級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在醫學中的應用也是一種罪惡。現代醫學以科學為基礎，使用的是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唯物論的，把心與物截然分開；把整體性的巨複雜系統分割成孤立的體系，用數理邏輯和實證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孤立的體系。這種方法是分析的方法、還原論的方法：整體分割（還原）為局部，器官分割（還原）為組織，組織分割（還原）為細胞，細胞分割（還原）為分子，一直分割（還原）到原子、電子……。科學的精蘊在於其分析（還原）的方法，它可以非常精細。所以現代醫學治病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巧，但它的局限也來自於它的方法：一是還原「路漫漫」、「無窮盡」。二是分割還原之後，幾乎不可能再整合起來，分割還原越精細，整合越困難。還原到量子（亞原子粒子）水準時，量子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對精準的追求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變得不再精準。這種還原論的模式還導致了醫學臨床上的問題，學科分割越來越細，一個病症出來了不知道掛哪個科合適，某一種病要同時掛多個科室的號。

另外還有循證醫學(遵循科學研究證據的醫學)上的難題,許多病可能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看病還是要憑醫生的經驗。「現代醫學即使發展到現在,臨床決策依然無法完全依靠現代科學的實證與量化分析,仍然需要傳統醫學的整體觀和經驗性方法。誠如威廉·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所說,『行醫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藝術』」。<sup>[1]</sup>

傳統醫學在中國的代表就是中醫。受科學主義的影響,中醫學在當代中國是受到許多人輕視的,因為它不「科學」。傳統醫學在英文中的表述是 alternative method 或 alternative medicine,翻譯成中文應該是「替代的方法」或「替代醫藥」。科學信徒會將其翻譯成「另類的方法」或「另類醫藥」,以顯示其蔑視的態度。但是,傳統醫學在英國和美國是合法的,英國的傳統醫學的醫生比全科醫生數量還多。在中國,我們應該更加重視中醫。回到傳統醫學的整體觀和經驗性方法,就不能不重視人的心識,不能不關懷人的心靈。「疾病的根本危害在於傷痛,而傷痛都只是主觀的感覺,心靈是我們的歸宿,所以病人最需要的永遠是關愛和照顧。」「醫生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sup>[1]</sup>

張尚德老師說,「西醫精細契物,中醫籠統入玄。」玄也者,

玄妙也，難以言說也。這是從道的層次來說的。人的存在思想的層次是感覺、理性、直觀、宗教、道學，最後是禪 [2]。科學是在感覺經驗和理性的層面中認識和治療疾病，是不夠的。應該往上提升到道的層次。這就對醫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得道者，是最好的醫生。醫聖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方術者，修道成仙得道之術也。我猜想他應該是個修道卓有成就的人，人體經絡的運行、藥物的性味與歸經等等在他那裏都是可以「看」到的，肉體的轉化是當然的事。修道有成就，最重要的是心法。「內證聖智」是中華傳統文化、當然也是中醫精華中的精華。可惜的是，傳統中這種精華的部分是要被當作糟粕打掉的，無怪乎現在好中醫愈來愈少。現在流行的做法，是中西醫結合。結合當然很好，也不可避免，但是用科學還原論的方法改造中醫，把這些精華都改掉了，那中醫就不是中醫了。

佛是大醫王，能醫心病和身病。但病是從心念來、從業力來的。要從根本上治好病，必須改變自己的心理行為、生活習慣。業力是需要自己承受的，不能指望諸佛菩薩徹底為自己消業，把病都給自己治好，那是極其自私和愚蠢的。改變心理

行為，就是轉識成智。因此要治好自己的病，給別人治病，唯識學不可或缺。張尚德老師說：「人本來不安；由不安陷入身心不穩定；由身心不穩定，心、意、欲（廣泛意義），便愈來愈不適應和無力面對人、事、物；由不能面對人、事、物，便產生忿；由忿產生恨；由恨產生仇視……；等等、等等，便生大病。結論：一切隨順，有病也無病。」六個根本煩惱和二十個隨煩惱都消除了，自他不二，病也就全好了，業力也會不轉而轉。

人有肉體，隨著年齡的增長，生理機能會自然老化，以至生病、死亡，這是自然規律。若人人都長生不老，地球會裝不下，就如同相聲裏說的，人要住在幾萬層樓高的雲端裏，下樓溜一次狗坐電梯就要坐幾個月；夫妻兩人生活在一起時間太久都膩味了，想要離婚再找新人，結果看看周圍的人，都是自己過去的先生或太太；到那時候最值錢的藥方是伸腿瞪眼丸，人人求早死。所以那是很荒謬的事。釋迦牟尼佛是可以留形住世的，但他卻接受了魔王的請求，離開了人世，燒掉自己的肉體。老子說「反者道之動」，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與死本來是統一的。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不執著於任何生與滅，「一任自來還自去」，這就是「觀自在」，就能「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中西醫的結合是當然的事情，但是任重而道遠。梁漱溟說「中醫打不倒也立不起來」。打不倒是因為中醫的確有療效，有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前人寶貴經驗的總結，我相信這其中有聖者開悟後留下的對生命和醫藥的真知灼見。立不起來，是因為中醫是從道的層次向下貫通的，心物合一，其整體論的思維模式與科學的唯物論和還原論的思維方法之間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在科技主導的時代自然不會被重視，而且得道的人或真有修行的醫家也很少。真正的人體科學和生命科學在道學中。科學技術一日千里地向前奔馳，現代醫學在人性貪婪的趨使下不知道要伊于胡底。許多「高大上」的治療技術，如靶向藥物治療、基因編輯治療等等，背後都有資本的影子。靶向藥物治療癌症，開始的確有效，不過也只能延長患者幾個月的壽命，但醫藥費卻非常昂貴。基因編輯技術用於醫療，後果很難預料。基因編輯治病涉及到DNA、RNA、蛋白質和細胞之間的轉錄、翻譯、表達等等複雜的過程，其理論基礎是中心法則。但DNA上的基因片段與易感病疾之間並不一定是一對一的關係，許多時候還存在著人類沒有弄清楚的多基因協同作用，中心法則是不成立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備的。敲掉

了DNA中愛滋病易感基因，可能會獲得愛滋病免疫能力，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可預料的罹患其它疾病的危險。若編輯失敗，編輯了不該編輯的地方(脫靶效應)，就會產生雜亂的基因序列，有可能會得到一個怪物。這些就是還原論方法的局限性的具體體現。賀建奎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培育的「免疫愛滋病嬰兒」已是既成事實，不管它成不成功，最糟糕的是，他搞的是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從理論上說，這種編輯過的基因是可以通過生育遺傳給下一代的，延續下去就會污染整個人類的基因庫，後果不堪設想。最悲慘的是那兩個被基因編輯的小孩子，她們將來怎麼活下去？美國不准搞人類生殖細胞的這種實驗，他的美國「爹地」就讓他在中國搞，他的技術和資金支持都來自美國，他的結果首先也是報給美國主子的。美國人何其惡毒矣！這樣的事情將來會不會再次發生，很難說。潘朵拉盒子已經打開，善良的人們還是自求多福吧！

### 附言：

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達摩書院、道南書院和中華唯識學會有許多大醫生、醫學教授、博士和智者，我是一個病人加外行，在這裏大言不慚地談醫，是會笑死人的。幸而聖人有言，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以上恥恥的文字，希

望不要污染了智者們的眼睛。謝謝！

### 參考文獻

- [1] 韓啓德(2017年5月)。醫學是什麼。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題演講。
- [2] 張尚德(2009)。《張尚德演講》。苗栗：達摩出版社。
- [3] 張尚德(2009)。《禪門語錄》。苗栗：達摩出版社。